

包蘭英（蒙古族）著

高麗·河月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王妃 高丽·河月卷/包丽英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3

ISBN 978-7-5442-3804-5

I. 蒙... II. 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056 号

MENGGU WANGFEI GAOLI HEYUE JUAN

蒙古王妃 高丽·河月卷

作者 包丽英（蒙古族）

责任编辑 阎小青

特约编辑 余红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数 195 千字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3804-5

定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上卷 卢家有女初长成.....	1
壹	1
贰	7
叁	13
肆	22
伍	30
陆	37
柒	45
捌	54
玖	61
拾	68
拾壹	76
拾贰	82
中卷 半江春色半江秋.....	90
壹	90
贰	96
叁	102
肆	108
伍	113
陆	121
柒	127
捌	133
玖	138
拾	145
拾壹	152
拾贰	158
下卷 闲云逐日到天边.....	164

壹	164
貳	171
叁	180
肆	185
伍	190
陆	197
柒	203
捌	210
玖	217
拾	224
拾壹	230
拾貳	235

上卷 卢家有女初长成

壹

在一片四处弥漫的尘烟中，两骑快马几乎同时冲上一座平缓延伸、芳草萋萋的小山丘，停在山丘顶部的海子边上。

另有一个年轻将领，早已等候在这里。

看见赛马的两个人到了终点，他急忙翻身跳下马背，迎着他们走去。他的表情有点特别，看起来很严肃，眼窝里却溢满了盈盈笑意。

赛马的两个人也一起跳下马背，彼此相视，微微一笑。这两个人，一个穿着红色的短猎装和红色的马靴，另一个身披黑色的斗篷，灰蓝色的蒙古袍，灰蓝色的马裤，马裤的下摆塞在一双黑色的马靴中。两人胯下的坐骑一红一黑，毛色油亮光滑如缎，和他们的装束相匹配。

“这就是镜子湖？你说得没错，真像一面大镜子。”

“嗯。很美吧？”

问话的是穿黑色斗篷的那个男人。此刻，他正一边梳理着马鬃，一边悠闲地咀嚼着草根。他的身材高大魁梧，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也就是说，你一下子很难确切地判断出他的实际年龄。虽然他的眼角、额头已经刻上了岁月的划痕，但他的举止却很敏捷，神态也很年轻。

当然了，除去年龄无法判断之外，从他古铜色的脸膛、宽阔的前额、细长的眼睛、发达的肌肉来看，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喜欢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骑士，一位牧人，一位猎手。

回话的则是与他一起赛马的女郎。女郎二十岁出头，高挑而又健美，嫣红的脸颊上，栗子色的眼睛像镜子湖一样清澈明亮。

“华迪，你公平地说，咱俩谁先上来的？”

“我！”叫做华迪的女郎干脆地、毫不谦让地回答。

“是吗？”

“是！”

“不可能，明明是你阿爸我先上来的！瞧，这星星般的眼睛又瞪起来了，你怎么一点都没随你额吉！好，好，阿爸不跟你争，我们说

了都不算，问镇国。镇国你过来。”他唤的正是那个提前候在海子边的年轻将领。

镇国听话地走到他身边，眼窝里的笑意更浓了。

“镇国，你在山丘上，一定看得最清楚。你说，我和华迪究竟哪一个先到了终点？你要说实话，可不能偏袒谁。”

镇国想笑，又忍住了。

说真的，要他来做这个裁判，他还真有些犯难。

要知道，这赛马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爱妻，一个是他的岳父。而比这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岳父，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当然，此时此地，不知情的人任谁也猜不出，眼前这个对比赛结果斤斤计较不问清楚绝不罢休的男人，其实正是一位威震草原的蒙古大汗。

是的，他就是成吉思汗。

经过二十余年的征战杀伐，他以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自此，蒙古民族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登上了世界舞台。不久前，他迫降西夏，现在，他即将策马向南，兵锋直指百年仇敌金国。这是一场真正的复仇战争，为此，新兴的蒙古国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

“说呀，镇国。”成吉思汗催促。

镇国无奈还得回答：“唉，好，好的。其实，差不多，父汗和华迪的马，只差一个马头。”

“说清楚，哪个快一些，是华迪先，还是朕？”

“是，是华迪。”

“你真的看清楚了，没错吗？”

“没错，父汗，儿臣岂敢说谎？”

“要是换了别人，朕当然相信你不会说谎。不过，华迪这丫头从小蛮不讲理，老是欺负她的哥哥们，朕听说你也有点怕她呢。这么说起来，朕让你做这个裁判，大概是选错人了。”

镇国瞟了妻子一眼，不无尴尬地笑了。

“父汗，您别找这么多没用的理由了，输了就得认，拿过来吧。”

“拿什么？”

“赌注啊，大理刀。”

“这大理刀朕好不容易得来的，挂上还不到十天呢。”

“我不管。说好了拿大理刀和我的青骢马做赌注的，您可不许反悔。”

“朕不反悔，朕只是觉得裁判不公。要不，咱们再赛一次？”

“父汗？”华迪噘着嘴撒起娇来。

“好，好，给你。”

华迪接过父汗递给她的大理刀，欣赏了好一阵，方才爱惜地挂在腰间。成吉思汗将目光从女儿容光焕发的脸上移开，落在镜子湖幽蓝的水面上。

他在想着吉惕忽里，想着金帝允济，想着哲别。

吉惕忽里是镇国的父亲，是长城脚下的汪古部（治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的首领。当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乃蛮部欲联合汪古部对蒙古部形成夹攻，吉惕忽里却暗中派人将这个信息通知了成吉思汗。不仅如此，他还自愿出兵为成吉思汗助战。战斗结束后，成吉思汗将爱女许给了吉惕忽里的独子镇国。

蒙古立国时，吉惕忽里被成吉思汗封为蒙古“三贵人”之一，拥有着九罪不罚的至高权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吉惕忽里就被金国勾结汪古部的内奸暗杀了。成吉思汗紧急出兵，夺回被金国一度占领的汪古部（后改为净州），同时封年轻的镇国为赵王，据守祖宗之地。镇国遣使求娶公主，成吉思汗践约，将女儿嫁给镇国。

婚后，小夫妻同心协力，净州很快成为蒙古的铜墙铁壁。

成吉思汗四年（1209年），蒙古出兵西夏，西夏国主李安全投降。西夏之降，使成吉思汗彻底解除了征服金国的后顾之忧。此后，蒙金战争一触即发，尽管金国的永济皇帝禁传边事，但他这种愚蠢的掩耳盗铃的做法并不能阻止蒙古大军挥师南下。

而今，作为大举攻金的第一步，他派哲别奔袭金国的第一道防线——乌沙堡。

无论如何，他不会忘记，蒙古百姓也不会忘记，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金国对蒙古高原一直奉行着残酷的“灭丁”政策。惨绝人寰的“灭丁”每三年就要进行一次，当时，金国派兵大肆杀戮草原上十二岁以上的蒙古男子，到处都是惨叫呼号与奔逃的人群，鲜血染红了每一寸草地，泪水与斡难河一起滚滚流淌。

那是一个噩梦般的往昔，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惟其如此，当一个饱受凌辱的民族终于变得强大时，复仇的愿望势必被催化成行动的力量。

哲别现在一定距离金界壕很近了吧？只要越过金界壕，攻克乌沙堡，就等于给金帝永济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他相信哲别，哲别是他军中的“利箭”，百战百胜，所向无敌，哲别当然不会有辱使命。基于这种信任，他这会儿真正思虑的并不是哲别能否拿下乌沙堡，而是下一个军事目标：金国的第二道屏障——素有“隔天”之说的野狐岭。第二道屏障，然后是第三道，第四道……再然后是第一座城池，第二座城池……他毫不怀疑，只要战法得当，持之以恒，他早晚会向金国讨还他们对全体草原人欠下的累累血债。

“父汗。”

华迪的呼唤打断了成吉思汗的沉思，他回头向女儿微笑。“怎么？”

“父汗，我和镇国接到金帐使者的口信后，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寝帐。现在，马也赛过了，我们不如回去，您喝口热茶，稍稍休息休息。您一进净州地界，也不管一路上是否鞍马劳顿，就惦记着要跟我赛马，难怪您要输给我大理刀呢。”

“是这样吗？那好，就听你的，回去。对了，女儿，这段日子，净州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可疑的人？没有。倒是辽地来了十多个买马的客人，他们挑了马，付了银两，原本要今天离开的，但我考虑到哲别将军在奔袭乌沙

堡的路上，担心他们离开走漏消息，所以，在去接您之前，吩咐护卫宫帐的士兵将他们暂时留下了。除他们之外，再没有别的人到过净州。”

“辽地来的客人？确定是契丹人吗？”

“确定。他们来了大约有四五天了，一共挑了五十匹上等马要带回辽地。他们中为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人长得俊俏不说，胆子也大，马也驯得好，我真的很喜欢她呢。父汗要不要见见她？”

“不用见。想也能想得出来，肯定是你这个样子的：长着一张女孩子的脸，性格却像个野小子。”

“父汗！”

“难道父汗说错了吗？好，走啦，我们回营去。也许，朕在出征前会听从你的意见，见见这个假小子呢。”

华迪、镇国陪着父汗刚刚回到寝帐落座，华迪正要吩咐侍女奉茶，就听到帐外隐约传来喧哗之声，听声音，好像是从离寝帐不远的那两座她专为来自辽地的客人们预备的大帐方向传出的。华迪不知出了什么事，唤来一名正在值勤的士兵问道：“外面怎么会这么闹？”

士兵先给成吉思汗行过大礼，起身后才回话：“回公主夫人：您一早去接大汗的时候不是吩咐过我们，要把我们从辽地来的客人留在帐中，在您回来之前不可以让他们离开吗？”

“我是这样吩咐的，没错。”

“可那丫头就是不肯听啊。我们早晨去传您的话，那丫头却嚷嚷着非要见您不可，我们好言告诉她您不在，但您很快会回来的，她偏不信，非但不信，她还很生气。这不，她跟阻拦她的士兵言语冲突了几句，就动手了，把我们这帮弟兄打伤好几个，弟兄们没办法，被迫还手，这才把她……”

“把她怎样了？莫非你们把她杀了不成？”

士兵急得使劲摆手，“没有，没有！没有您的命令，我们哪敢杀她！我们只不过把她手、脚都绑了起来，扔在马槽里……”

“什么！你们还把她扔在马槽里？”

“公主夫人，您不知道，这丫头烈得就跟一匹野马似的，手、脚都被绑住了，还在地上扭来扭去，有两次绑得不紧，居然被她挣脱了，我们只好又重新给她绑上。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大家没辙了，一商量，不如把她送到马厩里，让她跟她买的马做伴去，说不定她还能老实点。您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到了马厩，把她往马槽里一扔，那些个马一起探头看着她，有的拿嘴拱她，她还真老实了。”

士兵说到这里，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她的手下呢？”

“也都让我们制服了，在他们的帐子里关着呢。”

华迪看了父汗一眼，轻叱道：“胡闹！快带我去见她。父汗，您和镇国先坐着喝茶，我去去就来。”

“你们在说谁呢？”

“是一些从辽地来净州购马的客人，详细情况我回头讲给您听。”

“也好，你去吧。”

华迪由士兵引着，匆匆来到客帐后面临时搭建的马厩中。见公主到了，围在马槽前面的士兵们纷纷散开，让出一条道来。华迪走到马槽跟前，看着眼前这个手脚被绑、嘴里塞着布条、躺在马槽里动弹不得，却仍然倔强地瞪着她的少女，一时间哭笑不得。

少女扭动着身体，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华迪醒悟过来，连忙接过士兵呈上的腰刀，几下割断了少女身上的绑绳，又取出少女嘴里的布条扔在一边：“河月姑娘，来，我扶你下来。”

“不用。”河月怒气冲冲地拨开了华迪搀扶她的手，翻身跳出马槽，她的动作依旧轻盈矫捷，看不出一点被缚多时的样子，“哼，这就是你们净州的待客之道吗？我算领教了。”

“抱歉，河月，这里面有点误会，都怪我没交待清楚。”

“什么误会？好，你不用解释，不用回答，我信你。我信你，你人也回来了，是不是可以放我们走了？”

华迪犹豫了一下，满怀歉意地说：“不行。”

河月双眉一扬，嘴角浮出一个讥诮的笑纹：“不行？为什么不行？”

“河月，你听我说，我真的无意限制你们的行动。几天，只要几天就行。”

“几天是吗？好，你告诉我，到底要几天？”华迪眨眨眼，一时语塞。

是啊，到底要几天呢？

贰

“三天，只要三天！”一个沉稳的声音在马厩外响起，人们循声望去，所有的人，除了河月和华迪之外，当即全都跪拜在地。

河月呆呆地望着木栅门外。那里站着一位对河月而言完全陌生的男人，而且，当这个男人高大魁梧的身躯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竟然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在颤动，然而，这种震颤稍纵即逝。

“父汗，您怎么来了？”华迪问父汗，语气中稍稍有些抱怨。让父汗看到眼前这种尴尬的场面，华迪的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

听到这个称呼，河月的脸上飞起了红云，眼睛里燃起两朵小小的火苗。

她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

成吉思汗！

在蒙古大军伐降西夏后，这个名字便经常被父亲和耶得伯伯提起，在他们的口中，成吉思汗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草原英雄。没想到，今天竟然和他不期而遇了。

他并不是她所想像的那个样子。他不像她想像的那般年轻，然而却比她想像的更英武、峻伟，令人钦敬。

成吉思汗也在细细打量着河月。说真的，这个像女儿一样性情急躁刚烈的女孩子还挺招人喜爱。

河月的神情缓和下来。此刻，她倒的确不那么急于离开净州了。

“您说三天，确定吗？”

“相信我，三天后，我一定派人护送你们离开净州。”

“那好，我愿意相信您。不过，公主夫人，你不会打算永远把我关在马厩里吧？”河月说完，自己先笑了。

华迪也笑了：“河月姑娘，对不起。”

“你叫河月？”河月走出马厩时，成吉思汗问。

“是的。我姓卢，叫卢河月。”

“你是契丹人吗？”

“我母亲是，父亲不是。我母亲姓萧，是契丹凤族之后。父亲是高丽人。这还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自己从来不提。”河月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成吉思汗说这些话，父亲的身世，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

奇怪的是，她却愿意告诉成吉思汗，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

“你母亲姓萧？姓萧，她与驻守霸州的萧也先有没有关系？”

“您人在蒙古，居然也知道我表舅的名字？他与我母亲是没出五服的族亲，一年前我在祭祖大会上见过他，母亲要我称他表舅。”

“原来如此。辽阳千户耶律留哥呢？你也知道他吗？”

“耶律伯伯和我耶得伯伯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呢，有时是耶律伯伯来隆安，有时是耶得伯伯去辽阳，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挺好的。”

成吉思汗略一沉吟。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关注来自辽东方面的消息。辽为金所灭后，退回辽东祖宗之地的契丹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祖先辉煌的历史。掌握辽东一带的形势，就可以据此形成初步的判断：如果蒙金战争爆发，这些人，比如耶律留哥，比如萧也先、耶得，他们会成为蒙古人的盟友，还是女真人的鹰犬？

趁父汗与河月说话的工夫，华迪已经吩咐士兵去放了那些跟着河月来买马的客人，并向他们说明情况。

成吉思汗依旧笑容可掬地问河月：“除了蒙古语，你一定还会讲契丹语和高丽语吧？”

“是，都能讲。还有汉语。”

“你是怎么学会蒙古语的？”

“那是几年前，父亲带我去了一趟西辽国，返回的时候遇到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路都被阻断了，我和父亲迷了路，我的脚又受了伤，幸亏被一位牧民发现救起。就这样，我们在这位好心的牧民家里住了差不多半年，直到我的伤痊愈后才离开。我就是那时候学会说蒙古语的。后来，父亲又带我回了一趟蒙古部寻找恩人，可惜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们四处打听，有人说他可能随儿子迁到了净州居住，所以这回耶得伯伯想购进一批蒙古马，我就自告奋勇地来了，就是想再打听一下恩人的消息。”

“打听到了吗？”

“没有。在蒙古地区，叫同样名字的人很多啊。”

“是啊。不过，你还是很了不起。”

“是吗？”河月的脸又红了。听到这样真诚的赞赏，她有些得意，又有些不好意思。

两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成吉思汗的寝帐前。河月看了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推开门，笑着请小客人进去小坐一会儿。河月深谙蒙古族的各种礼仪，一定要请成吉思汗先进，成吉思汗微笑着顺从了她的好意。

成吉思汗坐在主位，华迪请河月坐在父汗身边，亲手奉上两碗热气腾腾的奶茶。华迪又忙着出去安排宴席，早晨，父汗刚进入净州境内就提出与她赛马，到现在为止，父汗还一口东西没吃上呢。

寝帐中，只剩下成吉思汗、河月和站在门口的两名侍卫。

单独与成吉思汗在一起，河月并不觉得拘束，相反，对于这位早已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她似乎怀有无限的兴趣。

成吉思汗呷了一口奶茶，奶茶还很烫，他只能慢慢地喝。河月只顾盯着他看，没有喝茶的意思。成吉思汗慈爱地问道：“奶茶，喝得惯吗？”

“早就喝惯了。”

“羊肉呢？也能吃惯吗？”

“我很喜欢吃。包括黄油、奶皮、炒米、奶酪、肉干，还有赤鹿肉、野山羊肉、榛鸡肉，只要有的，我哪一样都能吃。我脚上的伤彻底恢复后，我和父亲还陪恩人一起去打过猎呢，父亲和恩人猎到了一只雪豹和两只斑羚，我猎到一只黄羊、一只高鼻羚、三只琐琐鸭呢。”

“是吗？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姑娘。”

“当然了，我自己也很得意呢！父亲常说，这次打猎经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和他一样。不仅如此，我还跟恩人学会了驯马，捣马奶酒，制作奶酪和风干肉，学会辨认草原上的很多植物和动物，我知道蝎子草可以止血，药菊可以退烧，矢车菊可以祛痰。我还会辨别好多种蘑菇，哪种有毒，哪种可以食用。那时候我穿着蒙古袍，谁见了都说我是一位地道的蒙古族姑娘。”

“朕也有这种感觉。你这倔强急躁的个性，和华迪很相像。”

“华迪是谁？”

“噢，就是朕的女儿。你们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您说公主夫人吗？”

“你也管她叫公主夫人？”

“是，这里的人都这么称呼她。”

“对，就是她。”

“可是，我怎么觉得公主夫人办事很老练的。我一进任古惕部，说我从辽地来，想买些马匹，就有人为我引见了公主夫人。这些日子，公主夫人一直陪我挑选马匹，还帮我寻找恩人，她特别细致，也很有耐心，并不像您说的那样。”

“她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总不能还像小孩子一样吧。一个部，都交在镇国和她的手上，她必须学会沉稳。”

“我想，这点您大可放心。”

“听你这么说，我倒的确有点放心了。对了，华迪帮你找，你还是没有找到你的恩人吗？”

河月遗憾地摇摇头。

“你的恩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叫查干，他的儿子叫孟和。”

“这两个名字，在草原上的确很普遍。朕会交待朕的侍卫们，叫他们在全蒙古境内帮你打听所有叫这两个名字的人的，说不定他们当中就有你要找的恩人。无论结果如何，以后朕会设法转告你。”

“太好啦，谢谢您。”

河月说得口渴，端起奶茶试了试温度，随即一饮而尽。成吉思汗一直笑咪咪地看着她，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女孩了。

河月放下碗。突然，她的目光被斜对面桌子上的一个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球，圆球上绘制着艳丽的图案。

“好漂亮啊，那是什么？”

成吉思汗顺着河月的目光望去。“噢，那是马球。前不久，一位来自西域的使臣把它献给朕，刚才，朕进帐子时就顺手放在了那里。”

“我玩过的马球很多，但都是用普通的木头斫圆就可以了。没想到马球也可以做得这么漂亮，简直像个艺术品。”

“你还会打马球？”

“是。”

“既然你喜欢，这个马球就送给你吧。朕听使臣说，这个马球是用一种非常特殊而且十分稀有的材质制成的，上面用作彩绘的颜料又经过特殊处理，所以，这上面的彩绘任何时候都不会脱色。另外，将它放在火里不会被点燃，无论你击打多少次也不会破碎变形。”

“真的吗？”

“朕也只是听说，并没有真正试过。不过，你把马球放在手中，倒是能闻到一种淡淡的清香，有点像丁香的味道，但又不全像。”

“可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

“没关系，你是朕的客人，这个马球送给你正好可以做个纪念。怎么样，下午休息好了，咱们赛一场马球如何？”

“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正这么想呢。”

河月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看她手舞足蹈、容光焕发的样子，成吉思汗不由得想起了女儿小的时候。小时候，只要一听说打马球，华

迪常常连觉也不睡，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缠着他，一直缠到他操起球杆走出大帐为止。

华迪安排好酒席，和镇国一道来请父汗和河月。成吉思汗站起身来向外走了几步，忽然意识到河月一直没动地方。见她两眼紧盯着桌子上的马球，大汗不觉笑问：“你是不是要把马球带上才肯一块入席？”

“是的。”河月想也没想，脱口回道。

“你怕朕说话不算数吗？”

“不是，我怕公主夫人也喜欢这个马球。”

华迪“扑哧”一声笑了。

河月有点尴尬，但还是把马球抓在手里才随着成吉思汗走出大帐。

天，居然阴了下来，空气里飘浮着丝丝水气，清风拂过，倒比早晨还凉爽许多。初秋，是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也是膘肥马壮、机动性最强的季节。

以哲别用兵的神速，明天或者后天，他就该接到哲别的捷报了吧？到时，他将会率领主力从净州出发，去与哲别会合。

当然，同时也会放了河月一行返回辽东。

他并非不信任河月，然而，大战在即，他不能不慎重。想必女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买马的客人一并留在了大营。

河月和华迪并排走在成吉思汗的身后。河月看不到成吉思汗的脸，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使劲嗅了嗅湿润的空气，甜甜地唤了一声：“大汗。”

“嗯？”

“天气很凉爽，不是吗？”

“是很凉爽。怎么了？”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过饭就去打马球呢？不过，您要是累了，我们也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成吉思汗驻足，回头望着河月。这个孩子，果然像华迪一样性情急躁，原本考虑到她被绑了好长时间，想让她先休息休息再说，没想到她倒等不及了。

“你的意思呢？”

“我们吃过饭就来比赛吧，怎么样？别等到下午了，到了下午，说不定天又会很热，我最怕热了。”

“哦？那好吧。”

河月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既惊且喜的神情。她实在没有想到成吉思汗会如此随和，这与她想像中的蒙古大汗不同，但这样的大汗更让她喜欢。

现在，她不但不急着离开净州，反而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无限延伸才好。

叁

通过河月，成吉思汗对耶得、萧也先个人的品行、才能似乎又多了一些了解。

同样出身于契丹贵族，萧也先心机深沉、少言寡语，令人很难看透他的内心，他也从不与人交流、接近，无论对任何人，他都表现得比较疏远和冷漠。而与他相比，耶得的性格显然要单纯许多，也透明许多。耶得热情、豪爽、暴躁，对朋友、对亲人忠心耿耿，眼里揉不得沙子，一件事可以让他快乐得一醉方休，一件事又可以让他暴跳如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谁都能明明白白看出他这会儿是高兴还是生气，他是喜欢一个人还是讨厌一个人。他似乎永远不懂得遮掩，更不会虚伪地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哪怕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有所改变。

至于耶律留哥，河月了解并不多。不过她知道耶律留哥与耶得关系很好，耶律留哥驻守辽阳，这些年将辽阳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对他十分拥戴。有一次河月曾听父亲对耶得说，辽东一旦有变故，耶律留哥可执牛耳。